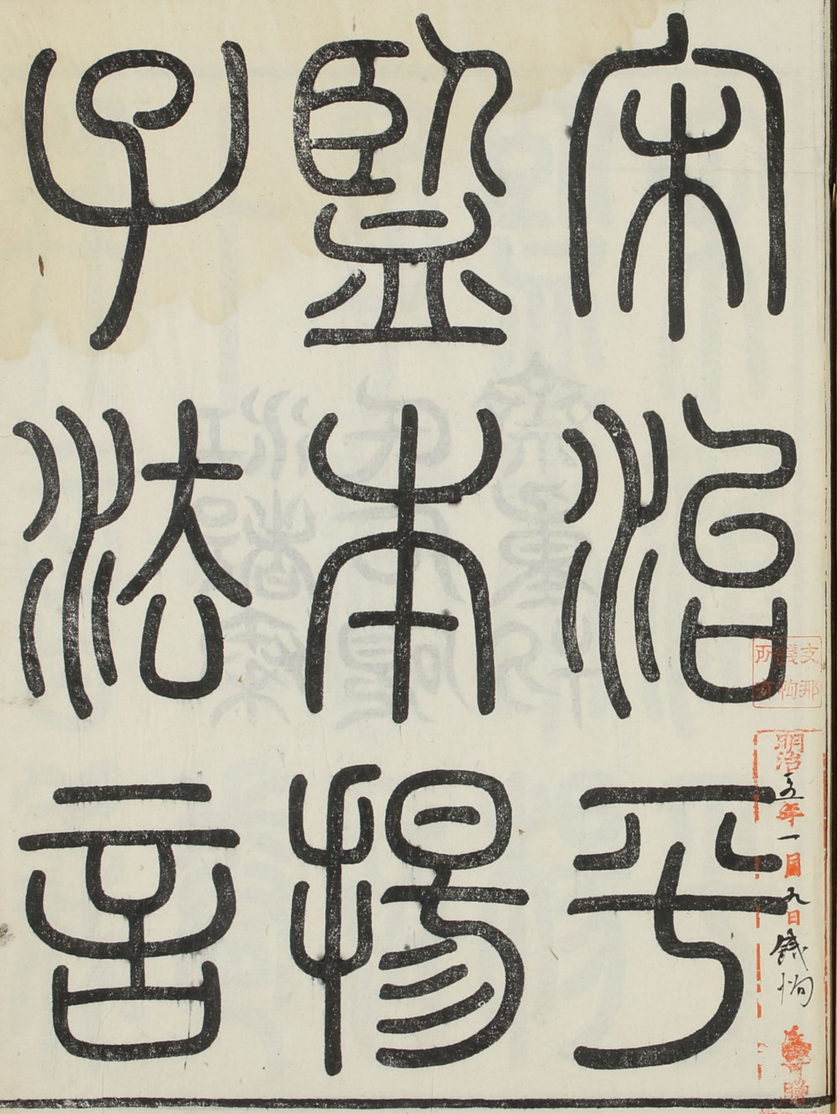


波
50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文部省
所藏
明治三年一月九日
錢恂

D 13

江都秦氏石刻
秦望山碑

嘉慶廿三年石研齋秦氏重刊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閒矣司馬温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

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温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眞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温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遘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 四葉前八行 行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 二葉前三四行誤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 二葉後八行曰當作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 四葉後六行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温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 三葉後四五行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 三葉後九行洗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 一葉前三行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温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茹兮 一葉後八行注春木芒然而生温公集注云李本茹作芒按音義不出茹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茹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盡一

又

又從而繡其其槃帨二葉前八九行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二葉後三行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二葉後八行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五行注天云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

天字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五葉後五行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温公

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巽以揚之一葉前四行當衍巽字温公集注可證

又

擊遼水二葉前四行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

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

刻已如此

又

實蛛螫之劇也二葉後四五行劇當作靡

又

曰非夷下行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十字尚容下行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十六字依隱玩世下行詭時不逢四字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五六七行按李本如此温公集注可證此本行字皆温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三葉後十行四葉前一行乎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一葉後四行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五葉前六行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四則渾一條請問禮莫知一條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又

卷第八渾渾一條簡易一條當在焉得條之下

又

卷第十置守一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上 抵巇 上都禮切下許羈切當分爲二條云抵都禮切巇許羈切

李軌注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感無爲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言在仲尼也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茲此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錯治之名礱而

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蜾蠃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蠕而受化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行之不可五者勤而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昇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箴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殆庶幾）或人跖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跖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爲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書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習乎習玩也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操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好斧藻其容者也斧藻猶刻楠丹楹之飾容儼也鳥獸觸其情者也人由禮義閑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宣訓誨言訓物者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教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衆人則異乎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睇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睇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睇之則是曰昔顏嘗睇夫子矣正考

甫嘗睎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慕正考甫作魯頌）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哂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德而得德是穫饗已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揔仁義也徒猶弟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頻頻之黨甚於鷦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鷦斯羣行啄穀諭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朋揚子之所譏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餕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

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揚子法言卷第一

揚子法言卷第二

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絶乎小辯也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

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

乎駭歎之聲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劒客論曰劒可以衛護愛身言擊劒可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狉狂使人多禮乎言狉狂使人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辛布法則辭人言無益於正也

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瞶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或曰女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其智如其智大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事之爲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奔趍之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真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外東岳而知衆山之岊施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

舡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
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
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經之蹊不可
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
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
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或欲學著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
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
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外其
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
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

豹而戰（戰悸）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豹則戰人假僞名考實則窮）聖人
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
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說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
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貙貉）貍變則豹
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有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藏亂聽有淫侈則邪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
哆而稍正也（習實生常）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
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
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如姦姦而

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絶之照緑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緑衣雖有三百領色雜不可以禦冬寒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陵暴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帡幪蓋覆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郭郭限内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徇違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揚子法言卷第二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 求已以反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

李軌注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 無敵於天下也

人之性也善惡混 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暢

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所謂混也

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 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駕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愼也 歎美戒愼之至

聖人

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愼言禮書愼言無口過愼禮無失儀言禮是愼兼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咸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迕逆也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覩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闚園此二子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

爾儔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騏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瞽不見日月而盲

矇以諭不學爲闇人瑩魂曠枯糟萃曠沈萃熟也摘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摘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墻之諭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昊不食肉必乾曰昊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如封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封羊義見易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

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諭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荅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妙寄而去其麤迹一以貫之應近而已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而逐末者是可惜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神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曰其爲中也引深中者心志也引深猶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愼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愆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愆大惡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揚子法言卷第三

揚子法言問道卷第四 夫道者引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李軌注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萬物由之以通 或曰可以適它與 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 曰適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已矣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舟混混不捨晝夜 車之由塗舟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 塗川皆形因形以取譬 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以諭經學通於聖道 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 大解曲通歸正之義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 不可無之於一 夫

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之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之樂爲下之苦請問禮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焉以爲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爲無禮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饕冒之人及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絶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爲教也吾嘗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他則苓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不開聖卷諭無所見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允信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

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勃之以中國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勃正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今俱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禮樂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問無爲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龍袞堯之爵行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

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絶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歎無禮也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後盛其美善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閒背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

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褯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貍螻蝡不臘也與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禿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跱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 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唯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揚精義而持之則義存舍而廢

之則道亡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蚿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蚿未外蚿其肆矣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外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羣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桎梏之屬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憃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改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灝灝爾廣大周書噩噩爾不阿借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或問

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嫌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豈豈也曰瞽矇能默瞽矇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盛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捨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忽忽者莫如書昏昏目所不見忽忽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

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曰雜乎雜（歎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僞）或曰述而不作亦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亦文（顏淵弱冠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亦）或曰亦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僞息雜則姦邪興）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簒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

或問文曰訓序之謂訓（訓順順其理也）問武曰克（克能）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

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没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績德然後近名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四國漢時諸侯王曰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眞而不能求己以絶僞或問人曰艱知也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貌深情曰焉難未論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蟓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烏呼能別似者爲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否不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可采取也愆欲問其義語君子不出諸口

揚子法言卷第五

揚子法言問明卷第六 防姦必有其統揆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晉 李軌注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 在於至妙之人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匏莞之言負薪之語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 巧歷所不能筭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 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 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多或謂仲尼事彌甚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彊通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正同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盖去諸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盛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華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

是人爲者命不可避也大理然者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貽伊戚吉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存不忘亡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惡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辰乎辰歎時逝也曷來之遄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譚言敗俗譚好敗則姑息敗德則法君子謹於言愼於好亟於時亟急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明不能化頑闇之人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君子潛神重乎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鷦明遶集食其絜絜者矣遶集者類聚羣游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踶踶踱踱之庭踶踶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利義之和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或問活身曰明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愼其身也越於如庸行緊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實龔長倩也當成哀之世並爲諫大夫俱

著令聞號曰兩龔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賢復欲用之稱疾遂終身不仕絜清其志者也**蜀莊沈冥**蜀人姓莊名遵字君平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是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沈冥也**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久幽謂賣卜於成都**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詘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允信也詘知也**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巢父洗耳河濆河主逐之皆非通理之談**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校諸實**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隼海隼也**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不愆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于秦王伏劒死雲陽故曰何反**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其本自挾詭情以說秦**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

行曰旁通厥德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

揚子法言卷第六

揚子法言卷第七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其所以發揚德音

李軌注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歎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偭然而不視聽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爲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爲己也爲己之學也內爲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

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心愈僞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正百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

春木之茁兮援我手之鶵兮春木芒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謏謏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能尊用聖道者久故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謏謏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瑣瑣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無訓解故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盤輦帨惡在老不老也盤輦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

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耳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但不邪荒乎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不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弈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耳今之所論自謂侍於君子也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窒塞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沖天適足爲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辭在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之篡不言可知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彊魯國嘗爲齊楚所侵所以譏問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

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悚懼也一時暫用猶至於是況能終之乎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賓

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櫂不能濟難雖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熙化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曰否否不也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惠以厚下民忘其死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沈吾猶人也必使無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禦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或曰引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諸盡言不也曰譬諸父子爲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利之權卜式之云不亦臣乎臣正也桑弘羊權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臣正矣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嘽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俾使也譬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爲淫秦法酷暴雖欲使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鄭衛本淫雖使嘽拊之而不可致簫韶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貂狐之裘於體温燠或曰炎之

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焚書坑儒於湯火之中但苦大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之辭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皆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望之不可得見非道而行之不可得至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已酷吏又毒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失德之報何其驗哉

揚子法言卷第七

揚子法言卷第八

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非經通之言故辨其惑罔之迷也

李軌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支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或問聖人有詘乎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

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 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者形也於例學者宜識其旨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禄衆人重其禄而輕其道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禄食爲先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 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 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 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捐棄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 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詣 曰之後世君子 許來哲 曰賈如是不亦鈍乎 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 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 倫匹 利孰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曰曰愛曰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子之曰亦愛矣惜寸陰或曰君子愛曰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曰日不暇給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易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也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占之若此則史也何異曰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甘公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曑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瓏玉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瓏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人人得行其道秦之人多病道屈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道放尊貴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王道月未望則載魄于東光稍虧於西面以漸東盡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形弓盧矢不爲有矣以諭有君而無臣聆聽前則終魄于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鑑不遠或問何如動而見畏之與見侮曰畏人侮人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之與見侮無不由已我欲仁斯仁至或問禮難以強世言禮事至難難可以強世使行曰難故強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強或性或

強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強者習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弓弛而不失其良弓弛舍也弓良在檠格人良在禮樂或曰何謂也曰檠之而已矣檠弓形以檢形也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諭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險克所以無德化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區別各有所長次鳥獸草木也

揚子法言卷第八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敢問先知曰不知荅以不知者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緜作昧眇緜遠視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曰思斁斁厭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

王正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鬱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於不整故不欲令徑戲從政者審其思鬱而已矣或問何思何鬱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爲政如此民所思也若汚人老汚慢屈人孤屈窮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秎軸空之謂鬱民獻苦也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勤苦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惡政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簠簋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抗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覩聖人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闕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

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五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或苦亂苦患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綱賴綱紀君任輔佐如綱不綱紀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眷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勳績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於乎者歎之聲天先秋也或曰爲政先教後殺曰於乎於乎者駭之聲天先秋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

見亥駒之步 亥駒蚍蜉子也 雉之晨雊也 雊鳴 化其可以已矣哉 感陽應節自然之化 民可使覿德 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 不可使覿刑 可比屋而誅 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 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 曰龍乎 歎非眞龍眞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 或問政核曰眞僞 用眞人遠佞僞 眞僞則政核 善善明則眞人顯惡惡著則佞僞息眞僞審則政事核也 如眞不僞不僞則政不核 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 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 雷不一 三令五申 風不再 制無二也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聖人乎 言遁離者非聖人也 雖之不才其卵翰矣 翰敗 君之不才其民野矣 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 或問曰載使子草律 載設也草翊也 曰吾不如引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 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坏 甄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 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 是以過中則惕 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 不及中則躍 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 其近於中乎 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 光被四表 不及則未 不及中未盛明 過則昃 日昃明盡言昏昧也 什一天下之正也 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 多

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小貉寡乎十一大貉小貉井田之田也謂八家是治田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與奢侈長僭亂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爲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筭乎夫筭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揚子法言卷第九

揚子法言卷第十

眞僞美惡成敗存亡人君之所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以事乎其上不可以不察也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李軌注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義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考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孰重孰黎重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鴞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夫欲讎僞者必假眞讎類禹

乎盧乎終始乎 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發重黎之問而此句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明言旨僞之分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筭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近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 請問蓋 天欲知蓋天圖也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 曰神怪芒芒若存若亡聖人曼云 子不語怪力亂神 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 郢楚都也 鞭尸掘平王墓而鞭其尸 藉館 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 皆不由德 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 謀越諫齊不式 式用 不能去 三諫不從於禮可去 卒眼之 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種蠡不強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之 蠡種策種而遁肥矣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 邵美至蠡種策種而遁肥矣哉 美蠡蟲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爲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 此暴亂之人也 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夫有干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 皆屬秦也 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強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 是人事也何等 保問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

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涇水也激問激者何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
也方比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卒呑天下
而赧曽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
節庸用也節節度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
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
帝文宣靈宗興鄛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
臣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鄛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是以四疆之
内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

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或問嬴政二十六載
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楚五載
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備有之也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
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
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
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也項氏暴強改宰侯王故天
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發迹三秦追
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人問人事者何也
曰兼才尚攉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

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非我用兵之罪乃天亡我諒乎信如羽之言否邪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盡楚憿羣策而自屈其力憿克勝惡屈人者克自屈者負敗天昌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典主曰天胙光德而隃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今隃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郊祀若秦楚強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興速也不道早亡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昌不胙胙主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爲胙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已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劉龔南陽劉高祖龔取也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

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捌而梟磔嗤士猶腊肉也越與元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无妄之國易有无妄卦此亦依義取譬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撓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撓撓時策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爲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爲是曰生捨其未侯而謂人未侯亨不亦宜乎語在漢書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強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戊良乎甘羅戊之孫也以張唐之相燕割趙事發悟呂不韋也辟強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悟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意爲復戊良教之乎曰才也戊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其父祖也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令左漢右楚鼎足而立不能下之佯狂奔走曰方遭信閉如其抵嶽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有嶽隙也曰嶽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

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霍將軍霍光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馮唐所知魏尚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斬首虜差六級文帝以爲尚上功虛言減其爵罰削其邑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

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竇灌曰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憎禍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僞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信蹈義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可爲也季布爲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既立購之千金布匿濮魯朱家朱家買置之魯朱家乃爲奴困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爲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無所不至苟患失之終項仕焉攸避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

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 顏淵簞瓢不改其樂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疑佯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簒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 問長者曰蘭相如申屠嘉孰賢曰蘭相如完趙而廉頗藺相如引車避匿卒相與驩為刎頸交申屠嘉為相時鄧通有寵於文帝嘉奏請通罪文帝為謝通嘉不為動終不得已而謝之蘭相如申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藥布為梁相而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常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 或問申棠而屈廉頗藥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丙大夫之不伐善 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御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日磾為人謹慎目不忤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丙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 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憩蕭趙京兆之犯魏 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田廣明為宣帝擊匈奴不到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憩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傅婢圍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 或問持滿曰扼 扼敔器在魯桓公廟器戒之者欲人推心當如此 揚王孫倮葬以矯世則葛藟尚矣 古者未知葬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事見漢書 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厚葬也悼厚葬非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 或問周官曰

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不虚美不隱惡

揚子法言卷第十

揚子法言淵騫卷第十一

李軌注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曰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或問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絶德邪是皆德之殊絶力絶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絶力邪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

盜諸請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衞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魯仲連陽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陽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或問鄒陽藺相如制而不陽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或問鄒陽藺相如制而不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暈幾矣哉鳥罟謂之暈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樗里子之知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著龜疾者樗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策筭國事如之則吾以疾爲著龜有行動而問焉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與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蹔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不韋之盜穿窬也穿窬不以其道非盜何如之雄乎雄陽不韋所國地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

此矣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矣
用爲奚何剪問王翦何將也曰始皇方猲六國而翦牙欲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欲者絶語歎聲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蜂蠆之虧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由乎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虫小巧耳政問聶政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軻問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儀不迹秦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任佞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

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
錯犯憲封丈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收通晁
奏誅錯折節周昌汲黯折節謂
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
以事楚王卒爲所真此二人終不屈其道
直諫守儒轅固申公轅固
守正
佞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
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趨曹也隨蕭何規矩於前如一
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灌樊酈曰俠介四人前後
俠輔高帝叔孫通曰孽人也見事
敏疾爰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挾私
斬錯晁錯曰愚削諸侯
以危身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鄧都寧成張
湯杜周之徒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踈飲水禍博没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
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

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俠幸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周仁韓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
陳平之無悟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絳侯勃之果誅諸呂立文帝霍將軍
之勇處廢興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
公遭漢初定倉卒之制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禮樂或問公孫弘董仲
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者
也引容而已矣利在安身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
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不阿於意或問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
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有人自稱亡衛太
收而治之乃明巫成方遂也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
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節不被滋垢公正誅鉏豪強不避貴戚斯近世名卿矣

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朝鮮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而不逢其時談者

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欲知誰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滑稽之雄者也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此問發於東方朔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爲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飧也妄譽仁之賊

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伊仲元君平巳顯仲元未聞
其爲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
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
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
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紲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紲臣柳下惠也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
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
自高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

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
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鄴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
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畏敬
或曰育貢言可貢亦使人
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
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目也
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
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慙行不恥孔子憚
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貢
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

而表其篇目者絶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李軌注

夫君子之所以爲美布讒蔓延在乎衆篇豈惟於此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内滿文辭外發般之揮斤斲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或問孟

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允信也蹈履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
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
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倪也弾駁數家倪合於教至于子思
孟軻詭哉譎此則謬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戸
也同出一門而戸異同述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
亏合大同仁義牛亏駢白睟而角其外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
色純曰睟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温潤柔而堅玩而廉
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之備矣或曰仲尼之術
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
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
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
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録不隱故可采擇淮南鮮取焉爾浮辯
虚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
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
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
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人
自可爾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
倚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寄訞誕以自大假不學為
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

諸曰吁是何言與（吁者駭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乎（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惡（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好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禄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言少雙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禄利苟退則慕僞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

齊死生者莊生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諭故問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辯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偏能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宓羲神農殁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復甚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猶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眞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

揚子法言孝至卷第十三

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李軌注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父母子之天地與天縣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地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孝子有祭乎有齊乎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故孝子之於齊見父

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禮記之論齊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人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曷旹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如何爲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或問忠言嘉謀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謀合臯陶謂之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昌之而已昌勉也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堯舜之道皇兮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將大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天逆乎人或曰食如蜡言精細也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駟馬金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

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此亦泰況可滔天乎　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　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曰勉勉勵　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　此力百人便能敵之　德諧頑嚚　諧和也　頑嚚舜父母　讓萬國以禪禹也　知情天地　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　形不測百人乎　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　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　若順也　禔安也　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　明而光其下堯所以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所以爲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惑此之甚者必亡而已矣　天地之得斯民也　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　斯民之得一人也　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　一人之得心矣　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　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與　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　道至微渺故曰小也　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後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後　深識聖義是後傑也　秀穎德行之謂洪　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　君子動則擬

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闕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緟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緟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悼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非一旦行詐以取之荒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荒荒大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狢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仁少威多鷹隼戔戔攫撮急疾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詘詘北夷被我純繢純繒繢畫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劒飾珍膳寧餬寧餬其口也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太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蕃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忽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此也朱崖之絕捐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欲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

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勑民阜財勑富阜盛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敎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慙敎關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乎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敎之禮樂以容之興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法言序

子雲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耳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恣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闇塞之謂訓諸理訓導譔學行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徵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糅之邪徑譔吾子事有本眞陳施於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本諸身自求之義譔修身芸芸天道洪荒混芸之初昔在聖考聖人作而萬物覩謂宓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過

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不可妓罔譔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
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遠周遍賛于神明幽引橫廣絶于邇
言譔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模
於哲民情哲智譔先知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
譔五百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患世
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一槩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譔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顔閔股肱蕭曹爰及
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譔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春蚉迪撿押
蚉動也迪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則法也譔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驩心譔孝至

揚子法言卷第十三

學行卷第一

李軌注軌字弘範東晉尚書郎都亭侯撰周易音尚書音晉春秋公羊音小爾雅音各一卷泰始泰寧咸和起居注共六十七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八卷見隋書經籍志

好學呼報切下同

復駕扶又切

諸儒金口而木舌柳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確諸盧紅切

焉攸於虔切下焉知同

螟蠕上音冥下音靈

殪於計切

蜾蠃上音果下郎果切

祝之之又切

羿五計切

逢蒙薄江切

般音班

不能踰也俗本脫不字諸本皆有

鑄與音余下同

五石俗本作玉石誤

跋爾子六切

桐子音通與侗同亦音同未成人也漢書曰毋桐好逸

一閧下降切

不勝音升

之平皮命切鄭司農云質劑月平價也

於戲上音烏下音呼又虛宜切

爲其于僞切下爲道爲利同

粲音節之乘繩證切

易乎以豉切

啞爾於革切相比毗志切徒與音余下皆同疑者別出鷁斯羊茹切鷖雅烏如其富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猗頓於離切其粗于胡切紓朱邑俱切其樂音洛下同矍然音支句祇其適也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天復本並作無止

吾子卷第二

少而詩照切好賦呼報切組麗音祖猩狌猩邊兮切狌音岸獄也太玄曰踹于猩獄家語曰獄狌不治景差初佳切舊本作景瑳反俗本作榷非枚乘繩證切多哇烏瓜切確乎苦角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伉口浪切健也何休曰有辯護伉正者爲里正陸德明一音苦杏切如玉者一曰玉色屈原九勿切如瑩烏定切又音榮石次玉者一曰玉色惡烏路切淈古忽切稱則尺證切足將住切又如字下同詭辭九委切斷木都管切梡華音緩又音款斷木也爲

鞠居六切岊刻施上力紙切下移爾切惡沱上哀都切下徒何切舍書也切下同惡觀音烏下同好乎呼報切下好書好說同山崆戶經切又口耕切孟子曰山徑之蹊蒼頡胡結切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音悅天復本作見羊而悅虎別彼列切下同不要一遙切則辟芳辟反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哆昌者切又尺氏切天復本作稍正道其較音角且易以豉切並同帡幪李善曰帡莫經切幪莫公切覆也帡又音并又音萍脩身卷第三

矯思斯恣切必中丁仲切樂天音洛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天復本作不可以爲友非是可以有爲俗本作可如字又音婢好大呼報切卑也如字又音卑田圃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圃音甫莠

羊久切 喬喬音驕詩作驕 必矇音蒙瞽也 熒魂戶扃切 糟莩李軌讀糟如字莩音浮熟也柳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見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菔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不面日月則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舊本亦作精莩 摘埴他歷切下宮職切 索塗山責切 重行下孟切下行重行輕同 重好呼報切下好重好輕好問並同 有觀古玩切 賮音古俗本作史後人改之爾舊本皆作賈謂賈人衒鬻過實下篇云衒玉賈石是也 膲如其俱切 捽茹上音在忽切下音人恕切菜也 之洛音 鞹苦郭切 駢息營切 刻羊苦圭切 罷賓音疲勞也 犒考告切 惡在音烏 鮮德息淺切 引諸門乎門本或作問 夷貉莫白切 肆乎羊至切 三好呼報切下並同 人門俗本人作仁誤 禔身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 元懘徒對切

問道卷第四

則渾戶昆切 請問禮莫知天復本作請問莫知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天復本無或曰二字焉於虔切下以意求之 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天復本無或曰二字 天與音余 搰搰提搰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提徒計切亦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 則苓音聆 閘然匹庚切閉門也俗本作閘閻然誤諸本皆作閘 疣贅羽求切下之瑞切 而治直吏切下爲治同 哨哨音消又七笑切 則貉莫白切 則禮由已一本作肱誤宋玉風賦由也 眩眩戶萌切俗本作眩曰眩眩雷聲裨蒼曰眩聲皃 狙詐千預切又千余切 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天復本無堯舜也三字 漸襟子廉切 衒音縣 賈石音古 子將子亮切 螻蝡上落侯切下餘忍切又落侯切 膢臘上音力朱切 銛息廉切本或作鉆誤 砥音紙 反目眩形一本作反自眩刑眩音縣 漸諸子廉切 如台音貽

問神卷第五

請問之 天復本作請聞之 舍則 書也切 索至 山責切 無閒 閒廁之閒 蚖 音元 惡覩 音烏 食其不妄 俗本作不忘字之誤也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辭曰鳳亦不貪餧 而妄食 羌里 羊九切 不手 不制於人之手 憃 書容切又丑江切又丑用切 俄空 苦貢切缺也 渾渾 戶昆切又胡本切 灝灝 胡老切 噩 五各切 譙乎 俗本作誰譙詩傳云譙殺也殺所戒切故注云酷烈是也 易知 以豉切下鄭易同 覆物 敷又切 訾訾 語巾切 訟 呼覽切又呼訟也 之解 胡買切 面相 息亮切 捈 他胡切又同扽 見矣 賢遍切切引也 嚍嚍 音即刃切俗本作嚏嚏誤 唶唶 呼昆切 忩忩 武巾切 與我 音預 者鮮 悉淺切 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盡勢諸 漢書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盡勢諸名卿可幾師古注曰以身而無名為病孟康曰盡何不也云何不因名卿之勢以求名幾音機下同 君子德名為幾 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 漢書曰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虐成其名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於何也音烏 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于京師豈其卿 漢書曰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與今文不同 蝘垤 上魚綺切下徒結切 能別似者 彼列切俗本作能參以似非是

問明卷第六

諄 布內切 眩眩 胡消切幽遠皃 大知 如字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過古禾切不入室者孟子疾之不食實者揚子疾之近人注法言誤以孟子疾為句絕 撫我 隻樂

天音洛下同庸行下孟切下同去諸丘莒切抌也五官切漢書云海內抌弊下抌秦同舊本皆作抗皐陶音遙諤女耕切譺言于又音紆妄言也敗俗必邁切下同又如字諤好呼報切下於好好文同亟於紀力切贖五怪切在治直吏切下同則見賢遍切弋人何慕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注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增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爲慕誤也鷦明上音焦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鳳皇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鷯北方幽昌中央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遴集鄰振切路烏計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漢書孟康注曰湛深淵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爲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三輔決錄曰子眞名樸君平名尊鼂欲士銜切貪也俗本作利欲儃舜蟬戰切累克俗本誤作刻灑耳音洗翾許緣切飛貌歸其肆矣注非也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說難劉伯莊史記音義曰說難上式拙切下音如干切言游說之道爲難故說難書其辭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少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言故有劉說確苦角切問行下孟切

寡見卷第七

好假音遐本或作遐下同倆焉彌兗切好盡呼報切援我音袁鶉兮音純讀讀女交切皆說一本說作訟曼是莫半切曼莫衍無極也呱音孤璵璠上以諸切下附袁切盤華帨上音盤下音稅惡在音烏拂乎符勿切而樂音洛焉於虔切事窒珍栗切六翮下華切其累力僞切奠枕章衽切樓或作旒亦作杭權利音角貂音彫

五百卷第八

參諸七南切有詘與屈同焉於虔切問陳直刃切信道音伸下同強其其兩切捐與專同非天下之至天復本作天下之至德賈如音古小則敗聖如何天復本無如何二字厭觀一鹽切不厭於豔切渾胡本切簡易以豉切下同焉得於虔切下焉支焉離同瓏玉上音龍下音靈多行如字又毋伴切曼之莫半切無也羈角男角女羈切哺薄故切陷徒濫切檷之居影切檷所以正弓

先知卷第九

其幾音機下有幾同作晒音炳日易以豉切思斁音亦召伯寔照切蔽芾上必祕切下非貴切果內音納汙人哀都切杼軸直呂切樂其音洛下樂

陶同衣人於既切不捝于粉切天復本作駈音雲耳中聲也屬其音燭肉辟婢亦切實予音與惡在音烏下惡得同於乎上音烏政核下華切不離力智切下同觚徒玩切卵壞不剡以冉切甄陶居延切窳五計切坏芳盃切未燒瓦也也注甄燥也俗本誤作怪懼也俗本作怪字之誤躁坏濕也誤作衆田音佃田佚田上田同上音下如字

重黎卷第十

南正重直龍切如似扁鵲薄弦切渾天胡昆切又胡本切度之徒洛切幾乎音機下同俗本作幾幾乎尚書舜典正義引揚子云幾乎幾乎藉館慈夜切策種絕句種章勇切高山本或作商山西采注云食稅倉代切或如字雍梁於用切鹵音魯赦奴板切西時音止廓芳無切天王不匡俗本作天下誤為嬴朏工偽切下無為同置守手又切守失其微本或作徽垓下古哀切并上音

楚懱徒對切彊閹許激切震撲上如字又音眞下音普卜切胎藉胎當作跆也藉慈夜切德行下孟戠同龐音堪與焉攸於虔切下焉用同虎捄音預俗本列臬磔陟格切越與音預俗本作興字誤橈辭女教切下同井幹胡安切之乘繩證切蔡生史記作蔡生漢書作韓生亨之普庚切下同其者未辯者衍字木侯漢書作沐猴逆訐居竭切廱音歷食其異基二音說陳失贅切下說齊同幾矣音機蒯通苦怪切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羈切拊鍵上音撫下其輦切作相息亮切從浮才用切始六世之詔天復本作始元之初廉頗滂禾切信亞音伸鑿穆顏師古漢書注曰鑿謂所穿冢藏音在到切或如字焉可於虔切下同黔婁其廉切又音琴韋玄天復本作不倍通使色吏切扼音厄敬器俾

葬郎果切

淵騫卷第十一

惡乎音烏曰寢俗本作曰在寢在衍字扛鼎音江魯仲連傷而不制蘭相如制而不傷傷與蕩同忼慨苦兩切免冕音勉衣幾音機之知音智下知國如字周之順赧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周之傾字之誤也史記作愼靚王索隱作愼靚王或是愼轉爲順赧奴板切東并音併澶山七豔切臨洮音叨相也息亮切翕音踰擔石都濫切又都甘切秦將子亮切下同牙欻烏開切又許介切要離一遥切求反俗本脫求字蛛螫俗本作蛛螫誤賈誼新書曰蛛螫作網螫音尋焉可於虔切下皆同爲嚴于僞切下爲丹同刺相息亮切下孟切秦行下孟切美行同鷙翰胡安切又侯旰切督亢音剛惡諸烏路切塗面謨官切曼面

說而失贅切任人音任難之乃旦切園公史記留侯世家作東園公角里上音鹿漢書作甪里執正俗本作政誤孼人七豔切盍烏浪切晁錯曰愚天復本作由忠捋踈上音郎活切俗本作將誤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沒齒然也雋京徂兗切將子亮切下同冠軍古亂切奉使色吏切下孟切下其行聖膚使同行不下孟切行賢行談行並同詼達上音恢舊本皆作詼達漢書曰朝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本或作談達又作名字達皆誤惡比音烏滑稽音骨朝隱直遥切妄譽音餘不累良爲切紲臣與黜同慄如親小切舊本皆動色皃鄲聞鄲音丹猶但也或古鄲但通用亦音但本或作但育賁音奔

君子卷第十二

弸中蒲萌切又普耕切般音班有中丁仲切其知音智俛也他括切可也

牛夫駢白俗本作夫牛駢白誤駢息營切取悉踐切下鮮儷同人以巫鼓天復本作又以巫鼓其行下孟切下以行言行同好呼報切下同勸與倦同儷音麗質鬠質鬠五刀切處音伏偟音皇

孝至卷第十三

有齊側皆切下同屬荒音燭含菽本亦作啗音同爲名于僞切庫音婢下也螳與蟻同之綸古頑切又音倫扛音江揭渠列切若禔是支切又音支題又音戴諸傳直戀切與有終而無始與如字孰寧天復本作孰愈知哲上音智之長丁丈切群行下孟切德行同東韄都奚切世鮮息淺切芸芸謨郎切下同璜璜音黃蠉丑知切玭玭貯千切又側板切訟許容切又詶拱切捐之與專切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

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柳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矣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法言序

倥侗顓蒙漢書揚雄傳鄭氏注曰童蒙無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侗又音通說文大貌詩神罔時侗一曰侗未成器之人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理也迄孔許訖切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徵漢書揚雄傳作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子所謀微妙之言事有本眞陳施于意漢書揚雄傳作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芸芸天道昔在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明哲煌煌旁燭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遜于不虞徠保無疆漢書揚雄傳作旁燭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遜順備不虞徠保至也幽引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經諸範漢書揚雄傳作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漢書揚雄傳尚作上鄧展曰鼓亦動也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初林切一槩諸聖師古曰一以聖人大道槩平槩工代切譔淵寤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柳宗元曰按漢書淵寤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領聞音問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其終而不失令名君子純終檢柙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柙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柙也音狎蠢迪檢柙寧親莫大於寧神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揚子法言音義

將仕郎前眞州六合縣主簿權國子監主簿臣文 効
將仕郎前齊州禹城縣主簿充國子監直講臣商 傳
將仕郎前汾州靈石縣令充國子監說書臣牛 景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陳州宛丘縣充國子監直講編校秘閣書籍臣孫 思恭
無爲軍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臣錢 藻
宣德郎行太常寺奉禮郎管勾國子監丞公事臣趙 越
朝奉郎行太常寺太祝監國子監賣書庫武騎尉臣程 高
宣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張 無競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兼駙馬都尉宅教授臣吳 申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揚 褒

朝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書學兼蒙召經同判登聞鼓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揚　南仲

編脩實録院檢討官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討同

知太常禮院兼丞事兼判官告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呂　夏卿校定

看詳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同判吏部流内銓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邵　必

看詳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充宗正寺脩撰管判府寺護軍賜紫金魚袋臣祖　無擇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宗正寺脩玉牒官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權判尚書禮部兼管勾脩纂類篇兼判祕閣祕書省同提舉集禧觀公事兼

提舉校正醫書上輕車都尉汝南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范　鎮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判館事權

判尚書都省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兼提舉集禧觀公事上輕車

都尉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珪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主簿臣畢　之翰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同知諫院兼管勾國子

監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傅　卞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宗正寺脩玉牒官兼權同判吏部

流内銓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蔡　抗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捌伯戶 臣 趙 槩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捌伯戶 臣 歐陽 脩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柱國盧陵郡開國公食邑七千戶食實封貳仟貳佰戶 臣 曾 鞏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護國侍郎同中書門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脩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在國魏國公食邑二万七百戶食實封叁仟捌佰戶 臣 韓 琦